

杜詩註解

七言
五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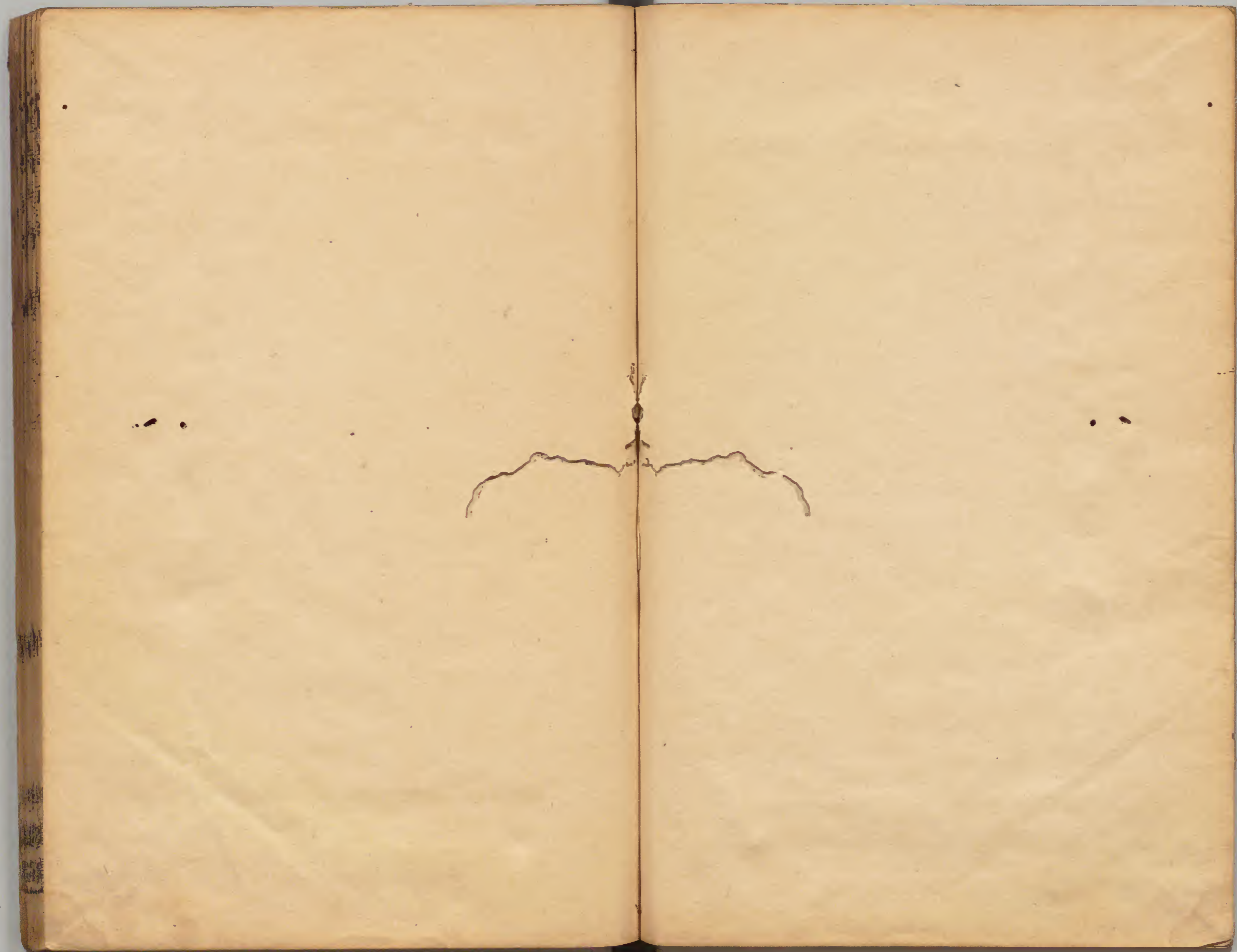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10132	7	1
函號	312	4	8
架冊	155	2	1

內閣文庫	漢書類	10132	7	1
函號	312	4	8	
架冊	155	2	1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13)
函號	312 155







辟疆園杜詩註解

五言律卷之七



平興王養晦翰孺甫評

東萊毛滂秀文濤甫

梁谿顧宸修遠甫著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
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按公乾元二年己亥冬至成都距廣德二年為五載

七言律

五言律

一

辟疆園

而于其中一年居梓州蓋寶應元年秋至廣德元年
 秋在梓州也此詩廣德二年春作時公在閬州未知
 嚴武再鎮蜀思出峽為瀟湘遊也
 萬事老年已灰殘生與鷗上下但所不能忘者去年
 十月吐蕃寇長安逼乘輿立廣武此乾坤何等時也
 其安其危能不切念公所以涕泗交流也轉而自慰
 曰此際安危自有大臣在大臣指郭子儀言何必淚
 長流公自言無可致力也思至此正復淚橫溢而不
 能收矣

丘慎清曰尚書言尚書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
 為國所倚毗也公自言閱歷萬事已至黃髮乃不能
 仰贊廟謨轉危為安奔走餘生僅隨白鷗于江湖能
 無憾乎然而社稷安危之寄有當事大臣在卑官遠
 謫叩闈無路雖痛哭流涕祇益罪耳燭之武告秦臣
 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曹劌告人肉食
 者謀之又何間焉二十字中兼此二感宛轉深厚只
 如不覺此杜所以為詩中六經也
 泛江



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
 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因無波故不用楫也
 長日容盃酒容字妙一任泛江者盃酒為樂而長日
 能容之不愁暮色之侵逼也深江淨綺羅從無波生
 來猶澄江淨如練之意舊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似添
 出花字
 三聯感慨最深方舟而泛者不止一人不止一舟然
 泛舟之人當此亂離還如平日之奏樂亦以為泛江

之恒事而公飄泊于此亦復聽歌非不知此非歌宴
 之時聊自遣其羈愁耳還字且字無限回環
 公身雖泛江心無刻不在長安故對江流忽起清渭
 之感此際之綺羅奏樂總不足戀而還念長安此時
 花當盛放恨不身親其爛熳思花意不在花寓感尤
 深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黃鶴曰王使君即王閬州也正月晦日為唐令節
 當是廣德二年在閬州作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始驗鳥隨舟。結
 東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一作愁
 此咏晦日泛江也。豁開豁印山之斷處也。欲說江平
 先說山斷。謂當此開豁處。江若更平而不肯流也。
 舟移則花改而鳥隨。謂岸逐舟而移。此岸之花又改
 彼岸也。鳥則隨舟而飛。初無定止。稍知始驗。從不肯
 流來。若江流迅疾。併花改鳥飛。亦不復知不及驗。今
 則稍知之。始驗之也。較前詩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
 來。意更曲折。

秦甲先曰得承上之妙。稍字始字方有着落。否則改
 岸隨舟處處可用。白頭之人對紅粉。偏生憎恨。衰老自傷。覺此歡娛之
 景都非本懷。止因使君愛客之故。勉爾追隨也。若非
 使君愛客。則當此令節。更爾添愁。何暇為此泛江之
 樂哉。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哇連峽蝶。江檻俯鴛鴦。日
 晚烟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此咏就黃家亭子也。從泛江而有徑。乃就亭子之徑。

上詩正解

五言律

四

辛丑園

其徑皆沙故軟無人言亭子中無人也野哇亭外之
 哇江檻亭子之檻蝶低飛若與哇連公詩沙暖低
 風蝶是也鴛鴦俯伏近在檻際皆從亭子下望而見
 飲至日晚烟花相亂忽而風生錦繡為香形容泛江
 之盛麗烟花錦繡美人芳草俱在其中或曰錦繡繡
 衣也當指王使君言
 急管笛聲也公每聞吹笛必起悲傷况當此衰老益
 易感情故曰不須吹急管言此宴雖極歡娛已多白
 頭之恨何堪急管之吹更入老人耳哉合二首觀之

言外悲感無盡

江亭王閔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一云斷愁從舞

曲長二天開悲一云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

下看一云鳳凰

以江亭為離亭言為餞別處也莊子云舊國舊都望
 之暢然公客閔州恒歎知己者少故以他鄉為感
 公詩云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又云不須吹急管
 衰老易悲傷是老年畏聞歌聲也此反云畏其短則

是喜聞歌矣。總之畏短。憎長。俱不樂聞歌。意歌聲雖短。亦復畏聞。况其長乎。愁從舞曲長。仍是厭其長。故愁不覺與俱長也。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此但取設酒肴。陳平生之意。以比王也。五馬指蕭遂州言。言太守將行也。開寵餞者為王。爛生光者為蕭。王為主人。

蕭為行客。故五馬屬蕭。兩刺史賓主。出佳分矣。凡五馬事。惟太守出使時宜用。

謝玄暉詩。馳驛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烟有鳥路。江漢無限梁。閩遂二州皆屬蜀郡。故云風烟接。結句兼稱二公。昔黃霸治潁川。鳳凰集于郡。以比二公之為郡。俱能使鳳凰下集也。

王翰孺曰。前四句公陪餞自詠。後四句方詠餞客。若他人為之。即顛倒矣。暮寒。

言春日暮寒也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戊
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霧隱言霧遮掩其樹也平郊皆霧色此是暮景岸既
廣濶波為風含此是寒景沉沉春靜說明首句暮色
慘慘寒多說明次句寒意

是時兵戈未息鶯遂不歌遂字猶字緊相呼應禽鳥
何知亦避兵氣所謂春燕歸巢于林木也寫得慘澹
古詩今日良宴會周禮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

雲和山名東京賦孤竹之管雲和之瑟朱袖紅袖也
公當此際之寂寥忽思置酒高會且携紅粉奏雅樂
人云樂極悲來我亦可悲來樂極從最相反處形容
故云忽思也前詩紅粉白頭之恨飄泊聽歌之愴不
覺于此思見諸實事翻入一層愈覺悲感不然鶯且
不歌而况于我乎

雙燕

旅食驚雙燕啣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
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燕春時以其匹至故詩曰燕燕于飛言其雙也古詩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室

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故舊註云公言與燕同避燥濕非也燕惡濕春必南來

所以就燥也同避謂雙燕也歷夏秋方歸故曰過炎涼

梁吳均燕詩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養子風塵際言燕客居之苦來時道路長言燕來客之難也此詩

通首咏燕只首句放食二字及末二句公以燕自喻

天地在三字意殊寥廓蓋謂雖盜賊相尋而乾坤不改猶得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也豈能羈吾行轍哉吾亦將離殊方而去也時公未知嚴武再鎮蜀將有出峽之志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翻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百舌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則轉夏則止也首云來何處便寓怪駭之意重重正狀其反覆

也。祇報春者言春色佳處偏來相報也。已摹出佞人
 情狀。能隨百鳥之音。故曰知音兼衆語。言其音無所不通。
 故無所不入也。整翮而來一鳥已足。讒佞之害正不
 在多人也。

花密藏難見。有爲鬼爲蜮之意。枝高聽轉新。有巧舌
 如簧之意。此杜詩風刺之最顯者。然亦何嘗直罵。
 汲冢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螻螂生。又五日。鴟始鳴。
 又五日。反舌無聲。螻螂不生。是謂陰息。鴟不始鳴。令

奸壘逼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言此鳥過時而鳴。必主
 讒邪在君側也。黃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乃解老杜
 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遊子

時公欲南下。尚留滯巴蜀。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
 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公厭居巴蜀。思遊吳。而又不遂。卽前詩厭蜀交遊冷。
 思吳勝事繁是也。

本言言解 卷之七 非 雜 雜

九江洞庭湖也。三峽在夔州，皆南下至吳所歷之地。九江之春草空綠，三峽之暮帆自懸，言已不能順流而下也。史記嚴君平避世賣卜于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盜飲北舍酒，因醉眠為掌酒者所縛，公意已厭住成都，即有酒堪眠，亦不願更留滯也。庾信哀江南賦云：舟楫路遙，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此言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如可到，則亦往矣，意在必欲出蜀也。

畢致中曰：結聯雖若推開，其實從通首意來，言蜀既不可居，吳又不能去，庶幾蓬萊可到，吾將以衰白之年，問群仙求不死藥耳。雖屬迂妄之想，其見愁悶之情，留青日札少陵遊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興杳然者，何曰九江春草外，愁難語者，何曰三峽暮帆前。生涯流落，不能上霄漢，故曰厭向成都卜家國。憂勤不忍，耽杯酒，故曰休為吏部眠。終戀戀不忘朝廷，冀衰老而猶得見君，故末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

五言律 十一 詳 疆 圖

群仙也。范元實所注不解其妙，乃謂君平之下，所以養生。吏部之飲，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又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有蓬萊之思，殊屬臆解。

滕王亭子

亭在閩州玉臺觀內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首二句便生感慨。上句因下句，唐汝詢曰：亭在道間，是王所經行之處，故以路之寂寞發端。

葉夢得曰：老杜滕王亭子詩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勝王也。此子美工妙，人力不可及處。愚按古字，虛字皆是眼上一字，下四字句法，猶與自二字之妙。不知閣自松聲則閣已虛石林知猶與自二字之妙。不知古閣自松聲則閣已虛石林知猶與自二字之妙。不知暮字從鳥雀來，昔之亭子，今為荒村，但見亭間之鳥雀。暮則來棲，情字從雲霞來，昔供王遊，今任客過。祇餘亭際之雲霞，時係客情，言外寂寞之感，無限。

鮑明遠蕪城賦歌吹拂天上林賦拖霓旌靡雲旗梁
 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因此亭寂寞之甚
 轉憶滕王當日歌吹而入千騎羅列得賜天子旌旗
 何其盛也而今且安在哉惟令人尚然思念而已
 玉臺觀

玉臺觀在閩州北七里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營恭留宮
 闕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此俗本山頭
 度人經曰惟有元始浩劫之初師古曰劫即俗謂塔

之一級二級也公岳麓道林二寺行亦曰浩劫宮墻
 壯麗敵若以世劫言之則觀乃滕王所造高宗調露
 間去子美未百年烏可言浩劫乎平臺在大梁東北
 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中連屬于平臺此以
 梁王比滕王也訪古遊公訪古跡而遊也
 蕭史魯恭俱借喻以詩意推之觀中必有公主遺跡
 及滕王書冊鐘磬在焉
 道書云群帝五方之帝也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
 見西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

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謂之十洲皆人跡所希絕處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公以群仙事形容玉臺之勝猶七言律意也言此觀

造自滕王我則訪古跡而遊見綵雲則若蕭史之駐

文字則如魯恭之留宮闕之高通于群帝乾坤之內

如到十洲世所傳王子喬笙鶴之事彷彿見之此滕

王舊遊之處古跡猶隱隱在目如此前首有荒墟之

感此首有縹緲不可即之思聊以慰客遊之寂寞也

別房太尉墓

廣德二年在閩州將赴成都作

房瑄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肅

宗乾元元年六月貶為邠州刺史上元元年四月

改禮部尚書尋出為晉州刺史是年八月為漢州

刺史寶應元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

廣德元年八月卒于閩州僧舍年六十七新書載

瑄卒在廣德二年與舊書異按公祭房公文廣德

元年九月與舊書合西陽雜俎云邢和璞居嵩穎
 間多官問邢終身事邢言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
 起于魚食而休于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
 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魚
 膾邀房房悟云云皆與舊書合新書誤也
 他鄉復行復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一作有斷
 雲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聲送客聞
 時公去闕將復之成都因別太尉之墓近者就其墓
 而哭之也涕淚之多土為之濕低者雲若低而下垂

也哀傷所感空際之雲亦為斷也
 按瑄為宰相喜聽董庭蘭彈琴李德裕遊房太尉西
 池詩註房公以好琴聞于海內公以謝傅圍棋為比
 蓋為房瑄解嘲也劉禹錫和德裕房公舊竹亭聞琴
 云尚有竹間露永無碁下塵毛文濤曰對碁陪謝傅
 言生前相好之情把劍覓徐君言歿後不忘之誼也
 公祭文云撫墳日落把劍秋高
 結聯二句一意以聞見二字參錯成韻本謂別時不
 見房公有送客之人送客者惟有落花啼鳥耳按瑄

長子乘自少兩目盲孳子孺復時尚幼故去世未久塚間寂寞如此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九域志成都非至漢州不滿百里方輿勝覽房公湖卽西湖也瑄旣歿名曰房公湖按壁記房相上元二年牧漢州其時始鑿湖有詩存焉李德裕漢州月夕遊房太尉湖詩云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陸務觀詩房公一跌叢衆毀三年漢州爲刺史遶湖鑿池一百頃島嶼屈曲三四里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化尊絲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此詠瑄旣歿而後人不忘舊相之恩其刺漢州有遺

愛焉故後人追而思之見其所鑿之池猶留于漢當

春遊賞甚盛也

闕庭分未到正言瑄奉召道卒于闕州未到闕庭而

先卒也分字作去聲謂不分也猶不分桃花紅勝錦

之分此就後人追思舊相代爲不分也恨其未到闕

庭而卒猶幸留此池使遊人舟楫尚有光輝也舊解

云公自言我分雖未能到闕庭但于漢州舟楫中思
 之殊謬前四句但言泛房公西湖後四句方及王漢州留賓
 設看及公得追陪兩使君子淺灘也世說陸機曰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尊羹得鹽豉
 始美潘安仁西征賦饗人切縷鸞刀若飛此言王之
 宴客有鹽豉化尊經而美化言調也魚膾若縷飛言
 其細也二物皆湖中所有雙魚蓋指王杜二刺史言公陪二君同遊又正逢淺

灘得久依為樂然觀前四語公憶房之感為多因陪
 遊而發之

舟前小鵝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一作無行
 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一作
 若何

官池即房公西湖此公泛舟房公池作也胡遜叟曰
 此房公池書所見也思其人憐其物方與勝覽鵝黃

乃漢中酒名蜀中無能及者陸務觀詩云兩川名醞
 避鵝黃東坡岐亭詩洗盞酌鵝黃磨刀切熊白然王
 荆公弄日鵝黃裊裊垂則以鵝黃言柳裴虔餘滿額
 鵝黃金縷衣則以鵝黃言婦人粧
 爾雅注引聘禮云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雁鄭注云威
 儀自然而有行列也鵝一名舒雁王羲之愛其宛頸
 宛頸而宿鵝之常性今云引頸則鵝嗔怒時也無行
 列言不復循其行列因亂眼者多也謂舟在小鵝之
 前故觸之以亂其眼致引頸無行也

翅微開而遂遭宿雨則翅不能展矣力既小而困于
 滄波滄波水之大也中二聯皆詠小鵝兒船逼亂眼
 則詠舟前也
 船過客散暮景來逼狐狸能攫而食之戒其當有畏
 心正為小鵝兒戒也
 渡江

廣德二年春嚴武再鎮蜀公自閬州再往成都此
 詩渡江時作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卧高渚

花張

兼一作

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春江桃花泛漲故不可渡舟楫既歇斜行又迅疾魚

龍雖偃卧而漲勢溢發亦隨之而高次聯正見風濤

之甚

渚花仍如錦漲水不能沒也公送表侄王碌古詩云

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蓋取庾信哀江南賦青袍

如草語此言渡江時景也垂綸之客不知江之險終

日悠悠于其中公故戲而問之獨羨汝曹之能渡也

程崑崙曰悠悠二字極寫垂綸之樂正公所深羨也

秋興詩江湖滿地一漁翁意亦如此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

議諸昆季

蔡夢弼曰廣德二年公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嚴

武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黃鶴曰遂州與梓州為

隣蓬州則隣于閬州而閬與梓又為隣也

舊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至德乾元間屢出

家財以助軍需授州長史王府咨議叅軍嚴武移

西川署為押衙德宗朝累官至同平章事檢校尚

書左僕射實封二百戶。礪震之宗人也。累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時論以為不當。寰宇記嚴震及弟礪二墓在負戴山。下去縣西一里。據此嚴遂州蓬州二使君名未詳。咨議諸昆季則嚴震及礪也。震家鹽亭公。因簡震昆季而併簡遂州蓬州兩使君耳。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漠漠春郭水冷。冷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寰宇記鹽亭縣因井為名。負戴山在縣西一里高二

里。自劔門南來過劔州入當縣。龍盤虎踞起伏四百餘里。至此却蹲山有飛龍泉噴下南流入梓潼江水。色清冷其味甘美。時以為瓊漿水。公于馬首即望見鹽亭高山。其山擁縣而青。正言其盤踞起伏處也。溪花淡淡春水冷冷。即所云水色清冷也。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鬱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全蜀多名士。概言蜀之多才也。異苑陳實字仲弓。與諸子侄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太史奏德星聚引以比嚴氏也。一句

內○包○含○遂○州○蓬○州○及○咨○議○昆○季○

結○二○句○見○奉○簡○之○意○止○四○韻○耳○本○非○長○歌○而○曰○長○歌○

公○之○意○則○長○也○未○能○各○簡○而○以○四○韻○合○簡○老○夫○之○意○

無○極○雖○不○能○盡○意○諸○君○幸○好○為○聽○可○也○

倚○杖○

公○自○注○鹽○亭○縣○作○趙○次○公○曰○鮑○明○遠○詩○有○倚○杖○牧○

雞○豚○之○句○公○因○以○為○題○

看○花○雖○郭○內○外一作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

船○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俗○本○作○看○花○雖○郭○外○若○云○郭○外○不○必○用○雖○字○矣○公○言○

雖○在○城○內○看○花○然○倚○杖○而○行○已○不○覺○即○乎○溪○邊○也○溪○

邊○方○是○郭○外○

公○于○郭○內○看○花○已○見○縣○中○休○市○言○山○縣○之○市○其○休○甚○

早○公○遂○至○溪○邊○見○江○橋○聚○船○頗○多○山○縣○本○非○聚○船○處○

惟○當○春○故○有○聚○船○也○

狎○鷗○歸○雁○皆○江○橋○所○見○輕○白○浪○喜○青○天○言○當○春○也○

物○色○指○山○縣○江○橋○之○物○色○生○意○獨○指○鷗○雁○言○淒○涼○憶○

去○年○公○自○言○去○年○春○在○梓○州○今○復○倚○杖○而○過○此○自○傷○

行役之凄凉也。此詩次聯承首聯三聯承次聯結聯承三聯相承到底細玩自見。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再歸成都依嚴武時作

汨汨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

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着盡室畏途邊

首二句見避亂之久次聯言屢思南下遊吳而竟未

遂今復赴蜀非其志也

趙次公曰言身為物役水亦徒相照而不得優游。賞之解誠是然公意言行役之苦水宿山樓水亦虛照我耳我見水而影增慙也山行寂寞止魂魄相依

見此路中同行者絕少

程崑崙曰行役之苦惟山水足以解之。水虛照山寂

然則不惟不足以解憂反覺觸目堪憐矣。比感時花

濺淚恨別鳥驚心更進一層葢花鳥之傷心易見山

水之傷心難知也杜甫一生愁信哉

師古曰地着謂安土也左傳盡室以行畏途見莊子

達生篇因我生之無着而使盡室皆在畏途公累妻
子矣故下首云飄飄愧老妻

長林偃風色迴復一作首意猶迷衫裏翠微潤馬嘶青草

嘶棧徑一作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飄愧

老妻

林中風急樹為偃仆見行色之慘公再入蜀非其本

懷迴復二字費躊躇無限今已行矣而意猶迷也

山中翠微之色潤浥衣衫衫亦為綠馬無芻豆以秣

止嘶青草而嘶總見山行之艱苦

棧懸即劔閣道也崎嶇皆石徑欲避石道須于斜處

行之橋石橋也石橋斷處再尋溪路以行跋涉勞苦

如此若非干戈載道何致飄零以累妻子哉

行色遙隱見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

石驚魑魅音烹枰弓落狔鼯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行色遙隱遙見為峰巒林木所遮蔽也人烟或有或

無兵戈之餘喪亂畧盡也旅行之人當此益慘

穿竹語入雲呼承上行色遙隱見謂僕夫稚子時而

相失則穿林而高語或陟高山之顛如入雲際又大

本詩言解卷之北

聲○以○疾○呼○恐○行○伴○不○能○相○追○隨○以○致○各○迷○其○徑○道○也○
驚○魑○魅○落○狔○鼯○承○上○人○烟○時○有○無○魑○魅○山○中○之○精○人○
烟○絕○處○恐○其○出○沒○則○轉○石○而○驚○走○之○狔○猿○屬○鼯○山○鼠○
也○抨○彈○也○僕○夫○稚○子○以○此○為○樂○也○寫○出○山○行○之○况○欲○
笑○欲○哭○射○雉○賦○始○解○顏○于○一○笑○既○穿○竹○又○入○雲○既○轉○石○又○抨○
弓○真○堪○供○一○笑○也○亦○聊○慰○窮○途○云○爾○
按○三○詩○有○次○第○章○法○存○乎○其○間○首○章○泛○言○山○水○二○章○
詳○山○水○之○曲○折○然○翠○微○青○草○斜○石○斷○橋○猶○有○迷○人○之○

景○色○至○三○章○則○愈○荒○墟○矣○人○烟○俱○斷○惟○魑○魅○狔○鼯○之○
與○俱○則○愈○不○可○行○矣○公○始○而○畏○初○行○危○徑○未○免○戒○心○
繼○而○愧○則○忘○畏○而○反○自○愧○矣○然○猶○有○妻○子○存○于○胸○中○
又○繼○而○笑○而○樂○則○此○身○竟○付○之○異○物○不○復○畏○且○愧○而○
反○笑○樂○矣○欲○啼○啼○不○得○轉○供○窮○途○一○笑○公○入○蜀○之○况○
豈○真○得○已○哉○
歸○來

廣德二年自閬州歸成都草堂作
客裏有所過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泥

上詩注釋 五言律 辛丑

杓開一作新醞低頭着小冠一作小盤一作拭憑誰給麴藥細酌

老江干客裏有所過言有所以過而公若不自知也客况之

無聊亦甚矣路難應在未歸之先而歸來方知之所

云痛定思痛也觀公領妻子赴蜀行三首自見

散帙開帙也開門惟見野鼠如東山詩伊威在室是

也散帙而蠹魚已乾則帙之不啓久矣

低頭着小冠如木蘭行所云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

裳是也公于干戈之際艱險崎嶇短衣匹馬途中必

另有裝束今得歸來始低頭而着小冠也董斯張曰

着小冠正用漢書杜鄴事又杜之松尹太原請與王

無功相見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二聯俱暗用

杜姓故實亦有致

憑誰給麴藥深致望于嚴公然豈真戀戀醉鄉亦有

託而逃如阮步兵之一醉四十日耳曰細酌老江邊

則無意于幕府可知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



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一作烟外誰知酒熟香
 崔錄事本邛州人時寓居成都必與公素相友善今
 公歸恠其不來相訪也果園坊在成都公為徐卿覓
 桃栽云果園坊裏為求來是也
 江樹野亭草堂景色公久待崔而不至想愁遠耶抑
 畏荒耶落寞歸來聞人足音蛩然而喜崔竟不我顧
 何耶
 浩蕩即荒遠意草堂雖僻在風塵之外而酒熟正香
 崔亦可來同飲此為諧諢之詞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官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于庸蜀嘆其歿後方授一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亦一作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
 求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浙野風秋
 俗本作嗟未休古本作嗟亦休更妙古詩所云親戚
 有餘哀他人亦已歌是也看下文一派荒涼之狀正
 是嗟亦休
 生無宣室之召歿徒有茂陵之求正言其歿後方授

一官也

妻子寄他食用左傳民食于他他字妻子之流離園

林之零落正逼出空餘總帷在句

總細布而疎者總帷靈帳之裙也野風淅淅寫出無

人之景妻子且他食而况于鄰人乎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遂

有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非傍舍言燕仍入其舍也祇故池言鷗仍在其池也

斷橋無復板則無人行矣卧柳自生枝園無主人任

草木之自為榮枯耳合四句所云園林非昔遊也

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交後經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

賦公此詩即山陽作也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知我

者鮑子公以斛斯為能知我也劉孝標絕交論曰素

交盡利交興零落之歎淚垂白首交誼之厚真不愧

古人豈僅酒徒酒伴而已乎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

廣德二年作詩題本是頻字今本改作穎考穎未

嘗隨公至成都檢校草堂者獨占耳故公詩相隨

獨爾來曰獨爾來可見穎之未嘗來矣按公有四
 弟穎觀豐占憶觀詩獨多外有第五弟豐獨在江
 左詩有遠懷舍弟穎觀等詩此在成都草堂送弟
 赴齊州恐即是先歸草堂檢校之占也頻赴謂臨
 行也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
 城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岷蜀山名南蠻南詔蠻也岷嶺在南詔蠻之北徐關
 齊地在東海之西二句中包南非東西四字弟自南

非而赴東西行李跋涉有甚艱者故憂其何日到而
 送汝萬行啼絕

蜀在南蠻之北可云絕域矣弟既別去草堂益無事
 事但有高枕而已獨杖藜見形影相吊之苦
 弟來而即去故曰暫相見曰危時者追隨奔走無刻
 即安也此正相隨獨爾來臨別之際心意都迷寫出
 衰白不堪之狀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
 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世亂道阻。既去便不能來。兄弟分離。已為最苦。况兼老病相催。乎寫到真處。至處幾于無文。正爾文情歷亂。

一柱觀在荆州。望鄉臺在成都。俱詳前註。在弟也。江之所通。經一柱觀而往。在公也。日之將落。倚望鄉臺。而望分離之苦。已盡于二語中。客意弟之意也。兄不忍別弟。弟又不忍別兄。公代揣客意。雖東去也。而意未曾忘北。故曰客意長東。正隳括第一首首二句。

齊州安在哉。五字作結。慘甚。黯然魂銷之際。不覺將齊州呼出。却又不知其安在。在公則自蜀而望。心意都迷在弟。則蒼茫而行。不暇致問。五字中兄弟分手。一時情緒惶惑。錯亂之狀。盡為寫出。若作別後相思之情。意便散緩。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三傍干戈。竟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審言之女。薛氏所出者。適魏上瑜。裴榮期。盧正均。皆前卒。盧氏所出者。適京兆。

王佑會稽賀撫會稽則瀕于海也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諸姑既在海畔兩弟亦在山東此去正欲往覓之故下接云去傍干戈覓中兩聯公臨別囑弟之詞言此一去干戈之際既冒險而覓若更欲來須看道路之通與否毋徒漂梗而不得來也

王翰孺曰傍字囑其勿嫌冒險不可離干戈之慘只傍之而行一字中無限且前且却看字中有二意未通則不可輕來懼其撰鋒鏑而致害也既通則不可

緩來懼其滯他鄉而遲歸也囑付殷勤全在此兩字中更囑之曰汝此去須着短衣使遇爭戰之地則微服而過可以防亂又慮其匹馬而行苦無同伴之人若逐秋風更宜自慎自攝珍重叮嚀骨肉之愛溢于言外

結語云今諸姑兩弟既流落矣汝更莫與俱流落可也淮南覽冥訓遇歸鴻于碣石碣石海畔山也我惟長瞻碣石望歸鴻之音而已舊解作弟瞻碣石謬

懷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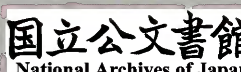
廣德二年再至成都後作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作死生分老
 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蘇名預避御諱改名源明終于秘書少監廣德二年
 歿新書云雅善杜甫公詩云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
 蘇故曰親情獨有君
 老罷知明鏡言攬鏡知衰老公自嘆也不知明鏡裏
 何處得秋霜苦在不知老罷知明鏡苦又在知總寫

出衰年憔悴攬鏡自憐之况悲來望白雲蓋用淵明
 停雲思友意也公聞高常侍亡詩亦曰哭友白雲長
 公哀少監詩有云文章日自負又云前後百卷文枕
 籍皆禁燬又云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可知末二
 句之意亦猶鍾期既歿伯牙不復鼓琴也
 所思

古樂府有有所思故以為題公自註得台州鄭司
 戶消息

鄭老身仍窳台州信所始一作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



邊世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斲龍泉
 此公得台州消息而遙憶之既窳之後傳言未真今
 曰信所傳是傳其真消息也為農卧病便是信所傳
 公贈虔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音氣猶與
 也郝敬曰乞謂分給之也身既窳矣無不疎而遠之
 與酒錢者獨蘇司業一人耳公得消息時想蘇司業
 猶未歿也
 豐城獄底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公以喻虔之
 貶台州如劍之在獄但遠望有衝牛斗之氣無計出

之也斲掘也

公哭蘇少監鄭司戶詩有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瘡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之句故知此詩在蜀都作
 也蓋公自叙此時展轉歷綿梓閬間而復來成都也
 又云凶問一年俱是知二公同年歿蘇先而鄭後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公在嚴幕中作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
 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歌蓋擁高簷

弱質調新松也。新松本不堪自負，得嚴公移種堦下，方有瞻爾之人。言始得邀人顧盼也。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于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黃帝遁甲。按玉帳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成為河魁，謂玉帳在戌也。珠簾幕中簾也。松雖新而細，聲已堪聞，疎翠已堪近矣。松高則雲烟常聚，新松則未能但霑清露耳。

一百丈預擬後日之詞。松巨則頂如偃蓋，可擁于高簷之際矣。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謝靈運詩：初篁包綠籜，帙為書衣。綠色侵之，晚更可觀。綠陰移于酒樽之上，併樽亦涼也。孫奕示兒編云：櫻桃初無香，退之詩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櫻桃為香矣。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

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于太白咏
 柳曰。白門柳花滿店香。又曰。梨花白雪香。花開必有
 氣味。皆可言香。非必蘭蕙椒桂而後稱香也。
 末聯只囑其愛護意。武再鎮成都。新松綠竹。必皆武
 手自栽培。總欲其蔚然茂美。堪供吟覽也。舊謂二詩
 借物寓諷。甚謬。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寰宇記。汚池一名摩訶池。昔蕭摩訶所置。在錦城
 西。公自註。在府內。

湍駛風醒酒。船迴行一作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

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湍。急流也。駛。疾貌。謝靈運詩。浩浩夕流駛。此言泛舟

宴歸之遲。晚秋之色。落于高城。景色堪畫。樹既雜而又晚。故相

迷也。汪瑗云。秋自落。貼風晚相迷。貼霧

觸與傾。皆言泛舟。鴛鴦。棲于水際。舟之所過。觸

鴛鴦使起。又若傾翡翠之巢。而使低飛也。

末云。莫須驚白鷺。留為宿清溪之伴。公蓋自甘寂寞。

上詩五律

于浣花溪便有不樂居幕府意

樹間

秋在幕中作

岑寂雙甘樹婆婆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碍衣裳滿
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霜葉露乘月坐上一作胡床
公在幕中每以岑寂為歎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
月色好誰看是也雙甘樹豈真岑寂公對之自岑寂
耳婆婆盛貌曰一院香知公在院內也
柯曰交言其雙也實曰垂公在院正當秋時其實已

垂也曰低几杖便有不計受庇之意曰碍衣裳便有
拂而去之之意

甘葉經四時而柯不凋秋時結實與菊同黃公亦有
東籬之思

末二句公自詠也公每在樹間幾迴得露其葉露謂
露下之時猶坐樹間也胡床幕中之物胡床適在樹
間公遂乘月而坐耳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綬開箱覩黑裘世

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邵二泉曰此永泰元年自幕中歸溪上作似也但公
 是年歸草堂五月即離草堂南下安得云寒事颯高
 秋黃鶴曰是廣德二年在草堂作按是秋公正在幕
 府至明年正月始辭幕歸草堂且云挈帶看朱紱正
 是為郎官時既在草堂何云挈帶也愚謂此是懷西
 郭茅舍而作題曰村雨懷江村之雨也與七言晚晴
 之懷正同
 雨已兩夜故當秋而寒風颯然于此宜備寒事矣帶

在腰間紱為下裳故須挈帶而看之時公正佩朱紱
 也蘇季子貂裘弊黑公朱紱在身而黑裘却在箱內
 開箱而見黑裘所云寒事也便有還其故裘之願
 公在幕無聊言就世情而看只添睡耳但時嚴公方
 欲征吐蕃公既任叅贊之責自不敢忘盜賊之憂恐
 負嚴公之舉以負朝廷也
 末二句方說出懷意思此時村中松菊為兩夜之雨
 新經霑洗松青菊黃正在可觀之時何能使我一到
 茅齋如慰遠遊也以茅齋為遠遊便知公不在茅齋

木言言解
且不能即至茅齋且意欲即至茅齋茅齋甚近而若
遠遊又不能慰遠遊故以村雨為懷也此與前樹間
一首俱在幕中作舊編誤
畢致中曰玩遠遊二字分明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
恐不密矣屈原不得志于懷王為賦遠游安知少陵
不取此義乎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着高林
竹習池醉愁來梁父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時在幕府故
亦着戎衣戎衣袖窄不便舒展公故惡之歸休謂休
假以洗沐也
漁舟時所偶見獵火軍中夜獵也
醉習池謂陪嚴公吟梁父公自吟也既有日醉之樂
而猶抱愁吟之懷者蓋亂世出仕非公志也與前結
皆急欲去幕府而歸草堂之意趙汭謂公以諸葛自
比非也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疑公在巖武軍中作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歛坐穩。冷石醉眠醒。野
 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惟酒渴故愛江清。酣既餘矣。汀亦晚矣。則從而漱之。
 正是愛江清也。軟沙之上。雖歛坐亦穩。謂任其歛而
 沙之軟自若也。冷石之上。雖醉眠亦醒。冷能醒醉也。
 二句具見酣態。
 行帳供膳。言宴于軍中也。華音中華之音。從伶伶人
 也。伶人奏樂不用胡音而發華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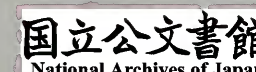
沈冥。沉醉貌。思君不見。宿醒頻醒。是兩君為我遣沈
 冥也。

按此詩文苑英華云。暢嘗作黃伯思編為少陵詩。黃
 山谷在蜀道見古石刻有唐人請以老杜酒渴愛江
 清為韻。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時自幕中歸浣花草堂永泰元年作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
 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檠。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自幕辭歸更覺草堂之樂故首聯先叙草堂之景趣
 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庾信謝賜酒詩浮蟻對
 春開仍臘味言此酒造于臘月也南越志鷗鳥在漲
 海中隨潮上下三月風生乃去聞鷗泛水之聲知為
 春聲也

公隨處種藥却許鄰人共斲剝棗任西鄰亦此意也
 草堂中之書惟稚子藥取而觀之與失學從兒懶書
 亂誰能快二句察看方知公未嘗教子子亦未嘗不
 讀書也正見高人性情公詩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

懷抱以此譏淵明之不達此正公之達處
 以上六句皆叙歸草堂之樂末二句簡院內諸公也
 只應年老恐負平生故爾辭歸望諸公鑒我之無他
 可也官因老病休公之善于藏身如此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波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
 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此首俱公所長吟也江鷗橋柳偶然所見曰翻曰帶
 景色尤佳競渡為端午日蜀地正月八日士女遊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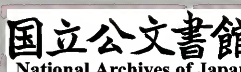
踏青不必是一時俱可供詠形骸之累已擗此身更
 無他事惟長吟耳爛熳指詩言即謾興意也公云老
 去詩篇渾謾興興之所到自然流出真成一片爛熳
 所云文入妙來無過熟也然非深于此道安能臻此
 熟境故曰爛熳深惟深則穩詩到至處只是一穩字公所云晚節漸于
 詩律細非細不能穩也可見語不驚人死不休尚帶
 少年意氣樓鑰曰杜旂有言少陵詩其議往往獨絕此詩已撥

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謂是初辭幕府作良是蓋束縛
 酬知己形骸之累已極到此始得爛熳長吟耳

春日江村五首

自幕中歸溪上作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
 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味一作生理飄泊到如今
 此既歸草堂有感于時事而作也言農務方急春水
 方深正可治田之時而遭逢亂離未得安居也
 時縱目于萬里之遠乾坤正復茫茫或撫心于百年



之間時序不覺催迫二語所感甚遠甚大趙汭曰此
 極漂流衰謝之感良是乾坤之內閱歷已多故曰萬
 里眼時序之催百年有幾故曰百年心
 秋興賦偃息不過茅屋之下公意謂庶幾賦茅屋尋
 桃源以作避世之計而生理艱難又復暗于料理故
 飄泊以到于今終不能自定出處也此章有追悔入
 幕意可見公之入幕府祇為生理計耳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
 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買一作江天

追叙到蜀不覺六年公以乾元冬入蜀至永泰元年
 為六年也作客之身飄泊無定忽逢嚴公故舊之好
 遂薦舉為郎不覺自林泉而發興也此俱叙前事
 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
 中拾得殘碎繒輒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董
 威輦大雅吟幾于道威輦晉董京字也莊子山木篇
 衣敝履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饑
 寒履有上無下行雪中着地處皆足跡公自言性過
 懶不復修飾也即嵇康一月不梳頭意此正言不堪

杜詩言解

在幕府為官非自歎貧窮也

藩籬頗無限謂公即得告歸武不復限之也江天恣

意眺賞不費錢買公出幕府遂有海濶從魚躍天空

任鳥飛之樂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

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首四句叙花竹風月之景見草堂之勝亦足以自娛

起下為郎之悞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箋題曰

北宮著作又二千石以上銀印龜鈕刻曰某官之章

公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得賜赤管唐雖無賜印者

公時已賜緋因其有隨身魚而言耳此二句為結聯

張本

東方朔荅客難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年老而名列

薦賢非公本懷即白頭趨幕府殊覺負生平之意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群材燕

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鱉問我數能來

首句見仕幕府非其本心次句見歸草堂足以自樂

上詩五解

五言律

三

梓羅圖

三句承歸休四句承朱綬存晚計謂娛老之計也
 燕飛之外別看晴絲之卷舒鷗鳥之邊即觀水葉之
 開闔總寫草堂得以自由之趣
 鄰家既送魚鱉而又問公能數來可見公之身已無
 拘束亦見村鄰之好草堂之不孤也
 群盜哀王粲中年在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
 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舍情
 首二句先說二子中二聯逐句分承結以懷二子舍
 情無限章法井然

錢牧齋曰郡國志長沙南寺賈誼宅陶侃宅亦在焉
 殷芸小說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今有井小而深
 上飲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傍局脚石牀容一人
 坐即誼所坐也出盛弘之荊州記又云誼宅今為陶
 侃廟時種柑猶有存者出庾穆之湘州記襄沔記繁
 欽宅王粲宅俱在襄陽井臺尚存據錢箋宅入先賢
 傳合指二子而言則才高處士名亦合指二子也
 結聯見懷二子之意曰異時者異世而懷之也當此
 春日復覺舍情正因粲之依表如公之依巖然登樓

有作則榮不樂于依表而思歸猶公之不樂幕府也
賈為王傅得蒙帝召故公以為榮今公在嚴幕猶作
王傅耳未有宣室之召所授郎官特虛名而已未可
以為榮也宅入先賢傳隱言浣花之居將必流傳于
後亦祇與王賈之宅供後人憑弔耳才高處士名所
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也幕府之官
吏不成吏隱不成隱何如處士之名為高亦惜二子
懷才而不遇不若終為處士也句句說二子句句公
自言含情處正在此從來解者俱憤憤

卷之七
五
五
五

愚按五首皆言春日江村首云農務甚急正當耕種
之時而不能自為老農徒尋茅屋桃源之勝所云昧
于生理宜作飄泊翁者也此不諳農務公之歎春日
一也次云迢遞而來蹉跎而過幸逢故舊提挈為郎
則名遂身榮可以從林泉而發興矣奈性既極懶履
穿衣敝不自檢飾如嵇康之垢面難陶潛之折腰如
此可以為郎官否乎遂躍籬籬而出恣意江天甘為
江干之廢人公之歎春日二也三言種竹栽桃吟風
弄月自極幽人之致江村何嘗負人何故而赤管銀

土詩正序
五言律
辛丑

章以齒危髮秀之年復從事于幕下郎官之列晚節
 風塵身名俱玷豈不貽笑江村公之歎春日三也四
 言朱紱雖垂此身已病矣告休而歸草堂已苔矣急
 思娛晚之計益愧幕中之人閒看鷗燕坐食魚鱉至
 今方得自由公之歎春日四也五則忽懷異世之二
 子時雖異也情則同也王粲之懷歸登樓何迫賈生
 之見召宣室暫榮卒于負才不用何如處士名高故
 終之曰春日復舍情蓋至此而懷二子之情倍切也
 于末章末句方點出春日二字公之歎春日五也

春遠

黃鶴曰當是永泰元年在浣花作

肅肅花絮晚霏霏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荆數
 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紅言花素言絮次句即承首句
 日雖長惟見鳥雀言過客之稀春已暮獨守柴荆見
 村居之僻此聯句法與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同
 關中既亂不得已而避劍外然劍外豈真清平無事
 可卜久居哉無奈故鄉歸不得長安一片地盡入亞

夫營耳張楫曰亞夫營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也
吳嚴僕射歸櫬

舊書永泰元年四月武以疾終時年四十贈尚書
左僕射公是年五月離成都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一作知宿昔部曲異平
生風送蛟龍雨一作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

君情

武為華州人密邇長安故曰返舊京
新書武卒其母哭且曰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舊

書亦曰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
則知武歿其母尚無恙健如宿昔也後漢光武記注
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
鮑昭詩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罕存即部曲異平生意
也非謂其歿後而部曲橫暴也汪瑗曰部曲之意言
不可復得如嚴公之主將也亦是
公贈嚴公詩有蛟龍得雲雨之句言其得時則駕今
曰風送蛟龍雨終以蛟龍比嚴公如雲雨之散也胡
遜叟曰蛟龍之雨為風送斷悲霖施之長已也一作

蛟龍匣按西京雜記漢帝送歿皆珠襦玉匣武帝匣上鏤為蛟龍之象謂之蛟龍玉匣霍光傳得賜珠璣玉衣梓宮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晉齊獻王攸遷驃騎將軍時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此言軍士戴嚴如天之長不忍忘其恩也舊解謂遺後見君情恩德遺于後人使人哀思不忘也按上文部曲異平生天長驃騎營此意已見此承一哀三峽暮來乃公自致感恩意也言我哀公于三峽之間歿後益見君之情所云一生一歿交情乃見

也。

劉後村詩話云故人感知已之遇故季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湛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翁翁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移事改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始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于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于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椽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程崑崙曰杜之入蜀實以依武野史所載或出愛憎
 不盡可據但觀杜上嚴詩有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
 忠之句則主賓事可想復以白頭趨幕府百感橫集
 宜其觸事興懷口多微詞也至八哀歸觀諸詩自是
 子美厚道生前則絕無依附後則備極痛傷非徒
 感其存卹慰薦亦謂武智畧過人西蜀地形天下險
 安危須仗出群才武庶幾足當之不沾沾為一已之
 私也至莫倚善題鸚鵡賦語蓋慮少陵恃才傲物或
 遭禍生江夏之厄非惟為仕良箴亦是千古才人遭

亂世韋絃之佩苦心熱腸自是英雄本色豈可反以
 罪嚴哉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元和郡國志戎州古棘國也梁立戎州黃鶴曰唐
 志戎州本犍為郡與嘉州皆犍為地也公以永泰
 元年五月去成都之嘉戎州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竒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
 碧拈一作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首言東樓景勝已稱絕矣閱歷勝地愈多不覺自驚



身○老○然○我○之○身○雖○老○而○情○則○忘○其○老○故○發○興○奇○也○
 身○老○之○人○坐○雖○與○歌○妓○相○密○而○歌○妓○之○情○未○必○屬○我○
 則○樂○仍○任○主○人○為○耳○說○得○老○人○與○歌○妓○毫○不○相○關○可○
 驚○處○正○在○此○
 曹○子○建○七○啓○春○清○縹○酒○註○縹○深○碧○色○黃○山○谷○曰○拈○春○
 酒○擘○荔枝○此○主○人○使○歌○妓○為○樂○者○也○按○元○稹○元○日○詩○
 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拈○酒○
 乃○唐○人○語○也○丁○來○公○曰○拈○字○風○韻○宛○然○所○謂○翠○袖○殷○
 勤○捧○玉○鍾○也○若○改○酤○字○便○同○嚼○臘○寰○宇○記○戎○州○夔○道○

縣○有○荔○枝○園○郡○國○志○云○夔○僮○之○富○多○以○荔○枝○為○業○荔○
 子○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故○輕○紅○從○擘○而○見○山○谷○
 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
 傾○一○盃○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本○老○杜○此○詩○又○有○
 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惟○有○老○杜○
 東○樓○詩○
 中○四○句○皆○承○情○忘○發○興○奇○來○興○之○所○極○不○覺○愁○生○公○
 自○愁○而○主○人○之○樂○未○已○橫○笛○尚○未○休○吹○也○然○公○則○不○
 禁○欲○愁○矣○所○云○勝○絕○驚○身○老○也○

按此詩主人自樂公自愁首言勝絕驚身老先已含
 愁矣特對主人而情偶忘故發興與主人相樂耳及
 歌妓在座樂任主人拈春酒擘荔枝老身當此正復
 無味不覺對此高樓雖云絕勝而愁思欲動也舊解
 云橫笛未休吹吐蕃之亂未已故公忽動愁懷推開
 說去反似寬緩無餘致此句正言主人之樂笛即座
 中所吹之笛也高宴未終歌聲未歇主人方樂而公
 已愁公殆無日不愁也拖此在末句更覺通首緊切
 關情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永泰元年公去成都經戎州至渝州作元和郡國

志古之巴國也開皇元年改為渝州以渝水為名

峽明月峽也在巴縣東八十里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

帶烏蠻澗江連白帝深船過一柱觀留滯一作眼共登臨

首二句候嚴也聞侍御來而公在沙邊候之雲雨散

喻別離也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短長

吟公在沙邊久待嚴不至追思雲雨之散不覺長吟

短吟○然亦○虛費○吟耳○嚴仍○不至○也○

寰宇記○渝州其地東至魚復西連夔道北接漢中南

極狎犸梁益州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身蠻

秋蠻此言共山水所連接述下峽之形勢○

一柱觀在荆州公于渝候嚴不至當再候于江陵囑

嚴舟過一柱觀時須留眼一看相與共登臨可也○

范濂曰老杜詩一字一句皆有來歷如盡室畏途邊

盡室出左傳畏途出莊子此詩雲雨散短長吟俱本

古詩乃知讀老杜詩遇奇僻處未可輕議愚謂其顯

易處益未可輕忽也○

遣憤

黃鶴曰永泰元年作初回紇既助順收河北以賊

平恣行暴掠代宗册命為可汗復論功盡封其左

右都督以下尋為僕固懷恩所誘與吐蕃合兵入

寇此詩蓋深憤之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軍蜂蠹終懷毒雷霆可振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花門回紇也永泰元年郭子儀與回紇再盟藥葛羅

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敗吐蕃于靈臺西里所殺以萬計又破之于涇州于是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猶未肯還國故曰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此所以爲可憤也初代宗幸陝魚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非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非軍之右矣此

言收京乃郭子儀之功而收京之後乃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故曰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此所以更爲可憤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此言回紇助討吐蕃恃功難制宜早加雷霆之威以止絕之不宜養毒也舊解鞭血地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非也寶應元年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副之討史朝義雍王見回紇可汗于河北回紇責雍王不于



帳前舞蹈車鼻遂引藥子昂李進章少華魏若各榜
 筮一百少華一宿而歿漢臣鞭血正指此事此公
 追憶回紇助討朝義時其肆毒如此今之助討吐蕃
 毋再濕漢臣衣可也觀一再字可見此詩為永泰元
 年事追憶之益為可憤也
 叢顥亭曰杜詩如有感遺憂俱命題閒雅此則直言
 遣憤蓋吐蕃之事公所深痛也故鞭血濕衣亦不復
 如息戰出狩巧為回護正欲直書其事以深戒萬世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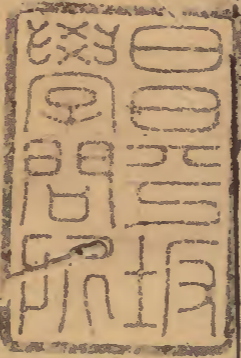
悲秋

永泰元年公在雲安將移居夔州作

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曰秋來為客情愁
 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只起一語悲秋無限時回紇入寇公正憶長安洛陽
 之家音書濶絕耳且作客逢秋其况倍凄凉欲絕
 高鳥之過東南西北任其所適公惟高鳥之不如故
 愁窺其過也逐逐因人至老猶然公素性倔強豈堪
 耐此着一老字恨甚衆人二字亦本豫讓傳衆人遇

本言註解
卷之七
唐魏

我○之○意○其○所○感○深○矣○
公○是○秋○居○雲○安○心○雖○憶○兩○京○而○身○始○欲○到○夔○也○方○且○
始○投○三○峽○則○長○安○洛○陽○何○由○而○見○乎○萬○里○涼○風○正○為○
兩○京○歎○也○



洋卷之七終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on the left page.

